

T4681 72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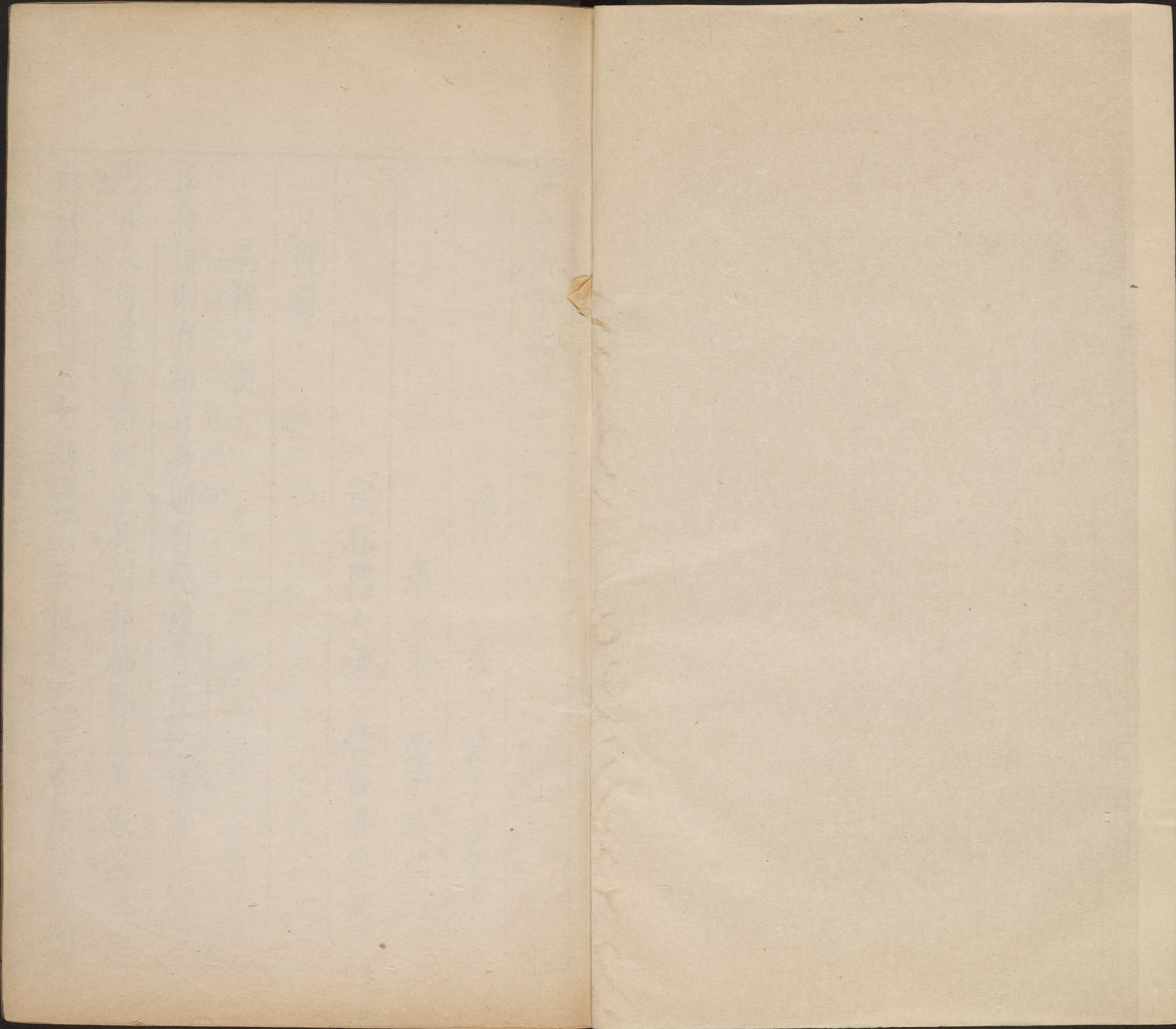
CHINESE LIBRARY OF  
HARVARD CHINESE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微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校

戶役篇

三代戶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

周官大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辯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



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辯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畧成周役民之  
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  
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  
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  
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  
車輦委輸之役則其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  
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媿惡辯  
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槩責也故小

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  
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辯之以國野也均人凡  
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  
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  
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  
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



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午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止期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

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鄴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鄴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鄴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故當其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



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  
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  
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  
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徙者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  
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爲周之民不惟以役爲  
勞而且以役爲樂由後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

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不  
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爲  
勞也後之役民旣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扞軸其空則其役困  
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  
盥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預城  
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  
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也哉今



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雇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雇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共之。夫有職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爲也。今皆規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爲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爲役。是必有故矣。責之以所不能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爲此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則爲筭。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民二十而傅給繇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之。或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旣役之而又稅之也。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



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其賦從乎薄。如此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備車騎。嗣是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至於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嗇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敷役有七

科之謫。雇役有三品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矣。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而方鎮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糾舉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亦不下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是故以十六爲全丁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則所任非童幼之事矣百姓安免於困苦乎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依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安之等檢定簿籍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



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計死叛停私而云隸役  
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須却改  
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緩之以  
德又未易可懲以何科筭能革斯弊虞安之上表曰  
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  
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  
奸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宜更立明科一  
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  
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

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  
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物之懷私  
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  
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併居竟不編  
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  
行自然兢及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  
在不久帝看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  
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戍緣淮者  
各十年百姓怨咨又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入丁



三人取兩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而輸米  
既畢就役如故時民戶附錄屬名者既多復蔭而所  
在檢占雖注病者皆積年充攝又追責其租布隨其  
年歲多少而啣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焉蓋周  
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  
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  
籍爲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  
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以  
僞冒滋多也後魏道武時詔採諸漏戶合輸綸綿自

後諸逃戶占爲紬蠶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管戶帥徧  
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又初不立三  
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三五十家方爲一  
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  
至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  
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民調夫婦二人  
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  
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  
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以此爲降民年八十



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時文明太后猶稱制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有言難行者有言徐遣使於事爲宜者冲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常分苞陰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之制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

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污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盂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用私富强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塉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



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今革舊從  
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  
之要初豪富并兼者弗願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  
倍於是海內安之至其末年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  
居缺于徭賦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  
籍之戶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  
租調之入有加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  
錢貧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酷濫吏道  
因而成奸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

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  
帝以爲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至  
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  
家爲族黨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  
迨武平之後國用匱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  
錢焉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設司役掌力役之徵令  
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分爲三等豐年則役三旬中  
年役二旬下年役一旬起役毋過家一人武帝保定



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  
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  
爲兵矣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  
保保有長五保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  
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尙承  
齊俗機巧奸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  
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  
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  
爲戶頭以防容隱高頰又以人間諜輸雖有定分年

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  
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編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  
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  
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  
征悉庶懷惠姦無所容是後遭水旱戶口有增及  
江表旣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  
輸庸停防說者謂頰之力多焉煬帝之後禁網疎闊  
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  
賦戶部侍郎裴蘊奏皆令貌閱不實者許民相告若



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行之苛切民皆  
愁怨比進計籍帝臨朝覽狀嘆以爲賢後以王役煩  
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  
九分爲盜賊以至於下唐制諸戶以百戶爲里每里  
設正一人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爲坊正在田野者爲村正民年二十一爲  
丁十六爲中六十爲老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  
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  
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初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并降宜  
爲九等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  
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  
造籍州縣畱五比尙書省畱三比是時初經隋末喪  
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養至永徽中天  
下樂業直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  
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證聖元年平閣舍人李嶠表  
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  
者在于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



偷避差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  
山澤非直課調虛蠲缺于恒賦亦恐誘勸愚俗堪爲  
禍患而一遇簡察卽轉入他境還行私容所司雖具  
設科禁而相看爲例莫適遵承百州千郡前後依違  
縱更搜簡徒委之州縣賞罰不懸亦歸無益宜令御  
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使其遞相覺察聽其糾告垂  
恩德以撫之卽當助其乏困蠲其懸逋而又施權衡  
以御之有不願還者卽於所在隸名編戶立制限以  
一之符到百日不自首者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  
無所遺浮寓可絕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  
遠旨今之議者或不達于通變必越關相尋不肯改  
貫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豈如量等割隸使悉  
歸計料然後嚴爲防禁與之更始哉開元初天下戶  
未常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濫宇文融請搜括逃戶  
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  
爲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率  
得褒賞又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  
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



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  
爲成丁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尋又率戶以  
給軍糧民耗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旣久不爲版籍法  
度玩弊丁口轉死斃於邊戍者貫籍不除而王鉷爲  
戶口使務爲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  
乃按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愈大敝至  
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于是富人丁多  
者或假名入任或托迹爲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  
族貪吏因緣往往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

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淨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  
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  
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迄于元和長吏以  
戶口增損爲其殿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  
戶額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  
使人心易搖士著復寡乃詔觀察使嚴覆其實而衡  
州刺史呂溫奏當州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  
尋考舊案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



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因是設法團定護隱戶萬餘  
州縣不曾科徵所由私自斂率夫與其濫資于姦吏  
曷若均助于疲人請作此方以救彫瘵詔行之太和  
時豪民侵噬愈甚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  
稅皆出下貧至于依富爲奴客役罰峻于州縣長吏  
歲輒遣吏巡覆民苦其擾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  
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  
簿送刺史簡署訖鑰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  
差是則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豈初定兩稅意

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  
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  
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  
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  
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  
去枝葉日以廷闕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  
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頗分命黜陟  
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



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所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旣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旣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五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興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  
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  
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慶曆中令裁損役人卽給使  
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  
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林坊郭  
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  
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  
復王逵使荊州率民輸錢免役進爲羨餘蒙詔獎出  
是他路競爲倍克以市恩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  
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  
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  
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  
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下相繼豈朝廷爲  
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  
人數爲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  
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  
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



爲害者條奏之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治平四年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  
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  
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  
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  
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  
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  
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役無  
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至熙寧時帝嘗閱內藏庫

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踰年不得歸  
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  
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  
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役使頻仍生資不  
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  
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  
定議言古者斂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  
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  
均今鄉戶憚差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



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各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各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爲水旱缺乏之備各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卽弛然退自力於爲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

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旣具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剗立等第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不受突入王安石私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辯甚力帝乃盡用其言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



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  
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  
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詭之人  
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興幹恐不勝其失  
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  
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其坊郭十等  
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  
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  
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浮議

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遮訴  
者據他事劾之詔逮鞠繪摯疏極言之以爲更役法  
以便民民苟以爲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脇令佐使  
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曾布撫繪摯所言條辨  
之曰幾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  
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  
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之費減十  
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費減十之八九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



古今治平畧 卷二  
歛之患生此臣所謂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雇人爲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者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爲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

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也。於是遣察訪使通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以其三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會彗出詔罷其法已而御史周尹言免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輸如舊寬剩日多且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久之知彭州呂陶亦言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寬剩自始施行迄今天下約有六七百萬歲歲如此恐帛幣乏絕貨法不通農末交受其弊宜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以甦民困不報及安石去位吳克

爲相沈括獻議爲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初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舊苦差役而衙前尤其特徭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目前之困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採安石議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詳究永敝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滋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



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  
光爲相欲悉罷其法奏曰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  
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又多取羨  
餘以冀恩賞兼以賦斂多責見錢農民要須貿易所  
以售變田業以應誅求生計不暇復顧今宜悉罷免  
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入撥克常平本  
錢於是詔脩定役書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  
法行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役幸後有司務求  
羨餘爲刻削民始以出錢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

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  
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  
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爲苦  
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雇衙前自足  
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  
蕩投雇不如鄉差稅戶之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  
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嚮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  
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減免僱  
但敷錢大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



雇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爲用差且言卽用差第  
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減定前數實冗不可  
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而待御史劉摯言坊場自  
足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  
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  
盡變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光於是  
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免役固有陪備  
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原  
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  
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而  
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  
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自願身自供役許擇  
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  
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  
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  
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役人利  
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



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  
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曲盡  
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  
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  
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兢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  
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  
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  
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  
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蘇軾言於

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  
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  
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  
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  
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  
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塲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閒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雇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



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况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

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僚與大臣取差雇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爲非守初義，遂劾常懷姦害政。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以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



古今治平畧  
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三年右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止惟不能無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

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能諤知廣德軍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各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同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常試論之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克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旣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

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損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色役之名而重復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然熙寧之行助役也旣取一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徵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



極弊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設事  
宜不遺力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助役錢寬剩亦不  
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  
不如豐熙之甚矣觀元祐之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  
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觀紹聖之役錢寬剩皆止  
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要之以坊場  
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雇役所徵不  
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  
則助役未嘗不可行特介甫狼愎不能熟議緩行而

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險因得以行  
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  
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  
爲之宗主然惇在元祐時嘗言役法熙寧初以雇代  
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計議熟講  
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其說不惟切中  
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至於民情之利害初  
聞罷衙前而喜後責寬剩始以輸錢爲病既聞復差  
役又喜後重輕不齊復歎不輸錢之爲害然則利害



固相等矣。夫上之於下，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其雇而與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必紛紛創法更令，爲耶？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則青苗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苟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則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元祐諸人，徒爲意見使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長吏不得其人，是以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雇役，復免役法，纖悉畢

具。然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自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醢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



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  
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時葉適爲令愧之曰民  
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  
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謂義役  
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  
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  
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  
奪差役之權是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  
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

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  
弊法豈可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  
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自輸苦  
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  
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  
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  
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未如  
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黨鄰里皆以命官王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佻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



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笈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管筆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在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職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

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克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



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  
克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  
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  
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  
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  
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  
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  
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

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  
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州縣所徵雇役錢除  
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克典吏俸給之用  
又有寬剩錢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克役  
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  
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  
所取辨傾困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  
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  
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



古今考 卷二  
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  
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  
民睥睨朶順惟恐墮甯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  
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壁之爲殃上下徂伺  
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宦况之豐  
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  
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  
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  
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

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  
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  
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  
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法之支  
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  
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  
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素孚役於  
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旣無困苦  
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



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

國朝戶役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藉土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各半圖。



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  
總圖鰥寡孤獨不在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  
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  
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  
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  
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  
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  
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  
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

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  
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  
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  
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旣具州縣正官躬親  
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  
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省  
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  
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  
比違誤檢暴蠹浥蓋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



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姓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

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克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



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日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以市民僉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徃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勢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徃之法按冊籍丁糧稽

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覆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



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册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厘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徃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圯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

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千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干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祇應日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值其衙若官司外出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



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  
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  
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  
徑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  
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  
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  
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  
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  
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

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  
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  
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二錢  
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徑稍輕減而浮於編額  
者亦率各加倍蓰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  
各各名水夫馬匹以支應皆徑編卽簡僻地亦輸銀  
爲協濟其所在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  
民而均徑益又病又其後覓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  
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



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  
例其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  
支矣嘉靖初詔撫按二司宮痛革之弊宿如故  
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  
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  
法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克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  
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  
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輪譬則十石之重有  
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錢分給

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  
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  
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  
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徑之法通州縣徑  
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用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  
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  
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  
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徑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



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  
 甲之中則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  
 庫既革定名徭編之數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  
 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凡收支一委之吏則毫末承  
 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課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  
 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  
 給於舊有募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為看  
 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克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

終而更無歲久涸爛之患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  
 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便利不可悉  
 道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  
 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  
 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  
 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為率計  
 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為差次里甲一丁  
 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民  
 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為差議者以



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執不能  
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從  
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  
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  
快至於此然說者又以爲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  
臂指然安所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  
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

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  
差瘡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  
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  
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饜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  
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  
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  
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  
計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直月日值日  
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







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  
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  
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  
近賦入貢棊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  
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而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歛  
財賄卽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  
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  
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  
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  
飭喪用三年之飭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



于是小宰則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幸夫則掌治法以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其致嚴于司財之人又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用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凡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主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即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其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其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邦



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  
餘財以其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  
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兢兢  
于九式之是準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兩鬼輸必取  
之民間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于其經  
費之際而品節之將情竇既開必至泛用無度欲壑  
不盈必至苛取無厭財安得而不匱哉夫惟太宰有  
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  
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  
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  
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  
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  
王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  
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  
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  
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  
之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亦則其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其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

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一職而歛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辨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  
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歲以逆羣吏  
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  
版土地之畜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  
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  
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  
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  
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  
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



古今通考卷三  
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歛  
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  
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  
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  
財之官然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  
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  
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  
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  
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

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  
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  
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汨之以  
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  
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  
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姦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  
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  
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旣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  
府在內反以其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其王及后



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  
所入而考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  
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  
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  
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  
征歛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  
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  
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  
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  
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  
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  
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  
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  
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  
考之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  
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  
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



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  
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  
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  
其是非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  
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况實總于天官而冢宰  
以九式節之以歲終餼其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  
國計安得而不裕哉而官弗舉經用無藝日相  
於貪厲王之世好陳榮夷公而用之芮良夫  
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  
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我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士諸侯不享王流于燕至于齊桓公興任管仲而霸



業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王山  
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  
以傾私家之困茹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  
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  
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何謂  
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黃白  
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  
苦甘也二五者章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  
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也人君失二五者守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  
失二五者亡其家謂之國機君通于廣狹之數不以  
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軌守其數准平  
其流動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  
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人君操本民  
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  
衢塞其在穀者守之于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  
故物動則應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則國無游賈貴賤



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嘗問于桓  
公曰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應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  
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  
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  
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是故輕軼于賈穀制  
蓄者則物軼于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定  
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于民  
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  
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  
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  
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



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屯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

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賞之不齊也且君引鍤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

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  
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  
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  
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  
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賢○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

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  
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  
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  
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  
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  
不○得○卿○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  
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臧○殫○于○繼○孤○也○是○特○名○  
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  
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



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  
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  
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  
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  
之君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  
飽心腹也虧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  
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覩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  
弊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  
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



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貧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圭之術人棄我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  
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起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  
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後乃有荀卿  
明王道富國之術其言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  
有用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功名無成羣衆未懸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  
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  
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  
分使羣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  
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  
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  
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  
好婚姻聘內送迎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

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  
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  
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  
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  
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  
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必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節窮乏之實矣故天子  
袞衣冕諸侯玄袞衣冕大夫禕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  
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  
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輕田  
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  
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  
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  
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摘挈伺許權謀  
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然皆知其汗漫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粥其城倍其節而不其  
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也  
掩地表畝刺刈殖穀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  
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  
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是天下之事  
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  
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  
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瓞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剝車龜鼉魚鼈鱣以特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然則上好攻取功利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

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廢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則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



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形便志逸。遂收秦半之賦。發閭閻式之戍。興萬乘之駕。造阿房之宮。南作五嶺。北築長城。役民之力。如恐不勝。取民之財。如恐不盡。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餽。饜女子紡績。不足于衣被。而後天下始怨秦也。夫秦之封域。非不廣大。土地之產。非有贏縮。然三王用之。垂數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蓋昔者三王之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不過馳騁弋獵之娛。耳目口體之奉。至竭天下之貲財。以奉之。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然則國之貧富。固可以一言盡矣。



奉之既未足以盡其始也。或曰：然則漢之計，所以  
蠲免乎。然之數，且日口蠲之奉，至哉！天下之計，所以  
外相盡，不計其末。一者，之良，其所以自養，亦不  
而。此。計。亦。秦。以。千。八。百。國。之。月。自。養。亦。不。計。其。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繙錢，  
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  
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  
所以司歛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  
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  
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  
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  
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



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耐金所供宗廟常耐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權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耐金以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覩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鈎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卽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  
輒馳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綈○足○履○華○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爲○天○下○先○于○是○民○人○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  
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耻辱焉當  
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古今通纂 卷二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  
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又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時往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  
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  
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

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  
各數萬人歷一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  
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  
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賄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敷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代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潰戰士頗不得祿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太僕太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  
置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久之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明年天

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  
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  
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  
儲設其具而望幸已而南越反西羗侵邊天子爲山  
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



古今治平略 卷三  
發三河以西騎擊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言郡國多不便鹽鐵事上不悅嗣連出兵三歲誅羗滅南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貲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



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自焉。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酤。

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貢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宗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爲奢後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  
劍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  
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故特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萬  
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常  
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  
于天不見邪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  
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  
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也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  
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輸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貨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

侈不以畜聚爲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爲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鍛月鍊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規爲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  
士、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  
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  
不至也。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  
也，而筭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官置  
矣，均輸行矣，鹽酒權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  
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徃徃不給，渾  
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  
祿。何若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盛也，土地之所生，人

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爲，以待  
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財之不足  
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  
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  
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  
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酎金也。  
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  
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  
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憂



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間

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于是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入。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  
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  
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陵工  
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  
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  
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犧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租  
委于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  
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

至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或私  
僦賓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  
者使其叅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  
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  
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  
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  
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  
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  
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節



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筭賦爲錢。百有二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平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制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

足爲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蠭起。漢兵入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衆。莽愈愛恠。所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人賜錢四千而已。于是衆重怨。無鬪志。遂亡東漢。中興光武寬仁。恭行天討。雖復三暉乃聽。



而九服蕭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  
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  
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通者各別具之  
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  
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  
鈎考之利源澄白不相殺亂防閑密矣顯宗卽位天  
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  
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驚車如流

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自是迄于元興惠  
養相仍壤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  
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  
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延  
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羗虜鈔畧乏與不給大司農  
帑藏益匱而詔爲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  
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  
爲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徠貨賄驕  
溢渝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並不見省永和建



卷三  
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一二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北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漢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道行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



宴飲爲樂常侍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歛諸郡之寶御府積  
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  
輸之府輒有進行之財調廣民貧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  
此而進書奏不省及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  
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後帝東歸催圯等追敗乘  
輿于曹陽夜潛度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  
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

灑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饑  
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  
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  
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  
出採摺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昔人謂東漢書不志  
食貨今以百官志考之則知光武有見于昆陽之一  
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  
當有懲于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  
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隴蜀猶



未平詔罷輕車騎士財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  
以國有衆軍並多精銳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止  
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  
都尉及諸試之法止存邊都尉而已郡國有叛羗反  
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  
王霸祭彤控扼之此皆有監于奢廣之事也夫用兵  
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  
于傾北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尋以  
屯田蠲備差稅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

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以救  
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武威等將軍  
事已卽罷此皆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天下  
而中興多事復倍于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  
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爰書十去其八九乃  
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  
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  
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辨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用閹人以領之于是不能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嘆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為私藏實官鬻爵無所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

權將獨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廢有數千萬計



不至豈非蓄置衆審燧之計至此派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  
權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口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  
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籞百僚編于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  
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皓然後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  
富韜于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  
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  
荷插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  
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于是  
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  
帝室布金罍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  
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  
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  
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饑人自  
相啖食愍王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  
曜陳兵內外斷絕十漚之漚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  
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  
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駿旣平帑藏空  
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  
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于是人士翕然競服  
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迄



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  
 為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  
 明帝黷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王阮之  
 家富於公家加以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  
 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  
 門于殿內埋錢為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然民不  
 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即位身不御精細  
 之物欲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為先珠玉玩好  
 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  
 賦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幾  
 急事有未遑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逋限不可勝算文  
 符督切擾亂在所即位之始即詔免之百姓悅焉是  
 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稱有齊之良主哉鬱林失道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稱計卽位未募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  
選羣小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爲侈  
麗興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絢曜服御珍寶至主庫  
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寶玉價皆數倍虎珀釧一  
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  
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  
錢洪太樂主衣雜費繇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  
出雄雉頭鶴髦白鷺縵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  
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

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不敢致詰須物之處復重  
征取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途少府大官凡諸  
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  
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闔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徹  
毀民家墻屋移樹種植雖合抱者亦皆移掘然插葉  
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水立紫閣畫男  
女私褻之像于其上初明帝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  
泥不足周用乃令富室買金而輸並不還直張欣泰  
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



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  
殆矣谷口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蓋自永元以  
後魏每侵伐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  
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彈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  
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稟  
食多遙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服御  
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  
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平方  
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

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  
淮北告亂命將往援青冀懷貳數年乃拔山東之民  
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  
之等復罷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稍贍文帝始準古班  
百官之祿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  
法賦役均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  
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  
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有司  
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以省其費爾後寇賊轉衆諸將



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減內外百官及諸番客廩肉三分之一又增稅市店之錢有差永安之後寇亂愈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于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益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之後倉廩充實文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用度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嗣屬頻歲不稔米糴踊貴雖開倉賑給無益百姓而當時承武成之奢麗競爲變巧一裘之直至于萬匹鏡臺之值幾乎千金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偃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



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貢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有降中者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自夸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一肉而已有司管進乾薑以布袋帝用爲傷費大加  
譴責後進香復以瓊袋因管所司以爲後戒焉由是  
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于豐  
厚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賞自門外夾道列布  
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帝以沚表初定給復十  
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  
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輸庸尋江南復反越公楊  
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渥  
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藏賦于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  
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于是乃更闢左藏  
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  
于人毋藏于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  
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  
有年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  
公用至是以官司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一  
切禁止而皆給地以營農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于  
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



謝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道興洛及廻洛倉又于阜澗營顯仁宮苑圃連接北至新安南乃飛山西至澗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

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遠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翽黃龍赤艦樓船筏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攬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



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  
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  
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  
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爲斃耗者皆責焉  
徵發倉卒朝命夕辨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  
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  
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  
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  
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餓疾而死者十八九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  
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藩往來相繼所經  
州郡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  
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  
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  
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  
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  
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



之干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于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囚屬疫疾山東猶甚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



爲四番于遼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罄盜賊  
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  
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  
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  
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竊其  
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  
○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  
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  
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

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  
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于開  
遠門外磔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于鴈門突厥尋  
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  
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芻吏皆懼法  
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  
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  
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  
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



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藉息矣

鼓門水糶給之救幸太原爲安  
建至損損如豈如朱劉幾隋城之因如至京明千開  
沐卧繼持藝昔博之而莫前土帝不鞏豈高翼持



